

史海
钩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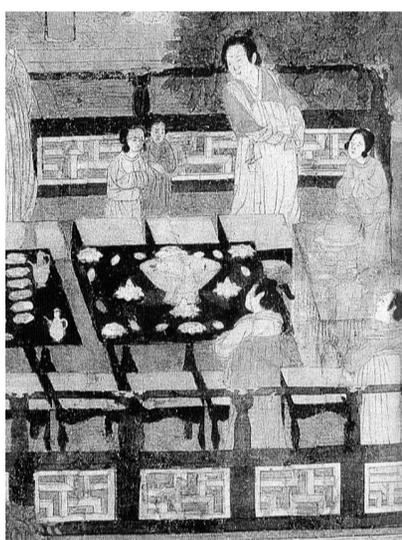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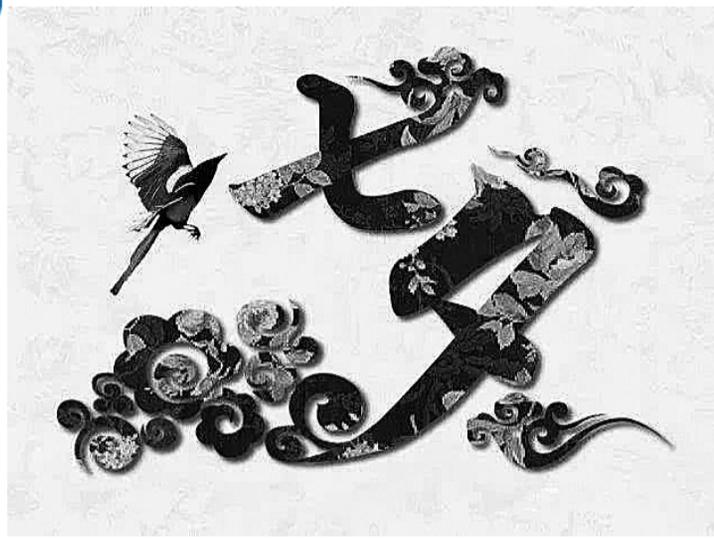
七夕可不仅仅是“情人节”

宋朝的七夕是怎么过的

都爱宋

七夕将至,不少姑娘已经开始期待一份“情人节”礼物了。如果一位古人穿越来到现代,看到七夕被过成了所谓的“情人节”,一定大惑不解。

古人过七夕,并不是想效仿牛郎织女鹊桥约会,而是为了向织女星乞求巧智。旧时的女儿家,都希望自己心灵手巧,而在中国的传说中,织女正是巧星,姑娘们相信在七夕之夜向织女星祈愿,可以让自己变得手巧心灵。也因此,七夕又叫做“乞巧节”。



如何“乞巧”

《东京梦华录》载,北宋时,每至七夕,“贵家多结彩楼于庭,谓之‘乞巧楼’。铺陈磨喝乐、花瓜、酒炙、笔砚、针线,或儿童裁诗,女郎呈巧,焚香列拜,谓之‘乞巧’。妇女望月穿针,或以小蜘蛛安盒子内,次日看之,若网圆正,谓之‘得巧’”。《梦粱录》载,南宋时,“富贵之家,于高楼危榭,安排筵会,以赏节序,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,遂令女郎望月,瞻斗列拜,次乞巧于女、牛。或取小蜘蛛,以金银小盒儿盛之,次早观其网丝圆正,名曰‘得巧’”。

从宋人的记载,我们可以知道,宋朝姑娘的七夕乞巧是非常有趣的:七夕

之夜,姑娘们会在自家庭院里(或楼台上)陈列各种奇巧之物,设香案,摆酒果,然后向着满天星斗列拜,对着月亮引线穿针,这叫做“乞巧”。又捉来一只小蜘蛛,养在盒子里,次日早晨再打开盒子察看,若发现蜘蛛所织之网圆正,则可以确定为“得巧”,意思是说,祈愿的姑娘家已获得了织女星赐予的巧智。

到清代时,姑娘们评价是否“得巧”的方法,改为使用豆芽。《鄞县志》载,“七夕为牛、女会银河之期。前期,人家幼女用豌豆浸水中,令芽长数寸,以红线束之,名曰‘巧芽’。至是夕,妇女幼

稚焚香于庭,献天孙以乞巧。用瓷碗盛水,取芽投之,复于月光下照之,影如彩针、花瓣、或似鱼龙游戏,谓之‘得巧’。”七夕之夜,姑娘们以碗盛水,将豆芽投于水面,观看碗底的投影,若影子如同游鱼、花瓣,则认为已得巧智。

有些地方则用小针代替豆芽,《燕京岁时记》载,“京师闺阁,于七月七日以碗水曝日下,各投小针,浮之水面,徐视水底日影,或散如花,动如云,细如线,粗如锥,因以卜之巧拙。”由于水面有一层薄薄的水膜,若动作小心翼翼,是可以将一枚小针放于水面,让其飘浮着的。

奇巧玩意

七夕当然也不仅仅是姑娘们乞巧的节日。宋朝的商家在七夕期间也会争逞巧智,推出各种奇巧的小玩意,“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”,那都是卖给孩子们玩耍的精致小玩具。

一种小玩具叫做“水上浮”,用黄蜡制成鳧雁、鸳鸯、龟鱼的样子,涂以彩画,饰以金缕,若放在水上,能够漂浮不沉。一种叫做“谷板”,是反映乡村景物的微缩模型:“以小板上傅土,旋种粟,令生苗,置小茅屋花木,作田舍家小人物,皆村落之态”。一种叫做“种生”,是奇趣小盆景:“以绿豆、小豆、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,生芽数寸,以红蓝彩楼束之”。

还有一种是既可以玩赏、又可以吃的“果食花样”,用“油面糖蜜”做成人物或动物的形状,“奇巧百端”。如果你跟商贩购买1斤以上,里面便会有一对门神造型的“被介胃者”,制作得十分精细,宋人称之为“果食将军”。

最特别、最受宋朝儿童欢迎的七夕玩具,叫做“磨喝乐”,是造型十分娇憨、可爱的泥娃娃。一只做工考究的“磨喝乐”,人物的手足、面目、毛发都会做得栩栩如生,还要配上漂亮的乾红背心、青纱裙儿,“亦有著背儿戴帽儿者”,总之跟现在的“芭比娃娃”差不多。

每年七夕,汴京开封的潘楼街东、宋门外瓦子、州西梁门外瓦子、北门外、



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,“皆卖磨喝乐”,其中名贵者,“悉以雕木彩装栏座,或用红纱碧笼,或饰以金珠牙翠”,一对需要数千文钱。又以吴中名匠袁遇昌制造的“磨喝乐”最为神奇,“其衣髻脑

囱,按之蠕动”,即泥人内部设有机械装置,摁下机关,“磨喝乐”会自行活动。价格自然不菲,一对索价“数十缗”。

尽管价钱昂贵,但这些制作精良的“芭比娃娃”深受欢迎:“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”。一般人家买不起名贵品,却少不得要买一对普通的“磨喝乐”。宋朝孩子喜欢玩“磨喝乐”,还喜欢模仿“磨喝乐”的造型:“市井儿童,手执新荷叶,效摩诃罗之状。此东都(汴京)流传,至今不改”。大人们夸奖一个孩子可爱迷人,会说“生得磨喝乐模样”。有些女孩子在乞巧的时候,也会陈列“磨喝乐”等奇巧物件,以展示巧智之美。

博古
通今

中国古代最不招人待见的职业是什么?

很可能是仵作

了包

仵作类似于现代法医的角色,在案件侦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可是,仵作在古代却并不招人待见。

“仵作”这个称呼出现在五代时期,全称是“仵作行人”。仵作行人群体中包括稳婆、阴阳先生、屠夫、棺材店老板等,但一有需要他们就会投入到搬运、清洗、检验尸体等工作中去。拥有丰富的验尸经验的仵作行人还会受政府的临时雇佣,加入到司法

勘验队伍中去。

虽然说司法勘验看上去比尸体搬运强多了,但本质上仍然是在和尸体打交道。人多惧死,更惧死人,更何况是面目狰狞的死人了。在人们心目中,与尸体打交道的仵作充满晦气,自是避之不及。

仵作只是政府的临时工,这些人能受政府雇佣很大程度就是胆子大、有验尸技术,本身的素质未必很高。而政府给这些临时工的薪酬又不高。清朝仵作成为了政府固定职工时仍属于贱役,每月薪酬也只

是伙食钱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有些仵作就打起了歪主意。清朝人姚德豫所作的《洗冤录解未定稿》中就提到了一些例子,仵作收入钱财,凶犯致伤被仵作说成了死者自残。还有的仵作无耻地在尸体身上制造伤痕以此勒索钱财。此类颠倒黑白的例子还有很多。人们对仵作本来就心存偏见,仵作的职业素质低下更加令人生厌。

人们不喜欢仵作和古代文学作品也有一定的关系。在“三言二拍”之类的小说



中,仵作多是指鹿为马、颠倒黑白、妨碍司法公正的存在,读者看完之后心生厌恶。实际上,文人对仵作有不满才将他们塑造成令人的讨厌的角色,而这些角色反过来让人们更加讨厌仵作。如此一来,仵作想招人喜欢是难上加难。